

谷之夢

書叢說小篇長代現

乾 蕭

社版出活生化文

現代長篇小說叢書之七

夢之谷
蕭乾

文化生活出版社

中華民國二十七年十一月初版
中華民國三十六年六月三版

定價八元四角

著者

蕭

乾

發行人

吳

文

林

發行所

文化生活出版社

有著作權

巴金主編

現代長篇小說叢書
夢之谷

上海鉅鹿路一弄八號

重慶民國路一四五號

漢口交通路二十四號

成都祠堂街八十四號

印刷者

文化生活印刷所

忠告（代序）

這本書是在太平年月寫成的，也是寫給太平年月的。當它在楊樹浦一家印刷局裏排印着的時候，不止我，多少人都還酣睡在那更廣遍的「夢之谷」裏。先放下這書本身種種不可恕的缺陷，它的終於被「訂」成了書，也只是爲了一集叢書的完整，一點廣告上的信用。

同生在這偉大時代的朋友們，您如能伸出手，做點什麼，幫忙支持這抵禦殘暴的大局，就請還是趕快做罷。行動在目前是遠高貴於想像的。這世界，有些人是銅鐵鑄成的，有些人是可方可圓的木頭，但還有一批是水凝成的。那不中用的水，只要配上點什麼化學玩意，即刻便成爲傷感的淚了，晶瑩而且光潤。這淚，如果掛在冬青樹上，也還不失爲一種珠形裝飾，但灑在台兒莊，娘子關上，却抵不過一匹戰馬頸頸上

的半顆汗珠。

明知這書還需要照原來計劃的好好一頓重寫，然而我早已沒有了那興致。同胞無量數的血應足夠塗抹每個人心上的空白了。我們如今是面着一隻更猙獰的黑手。在和它搏鬥中，什麼也變得瑣碎渺小了。

我仍有許多話要寫，然而我寫不出來了。戰爭已多少把大家的舌葉弄得遲鈍了些，它還應把那情感的觸覺剪乾淨。這再也不是選擇「如何說得更動聽些」或「漂亮些」的時候了。十個月來，我們由「言語」已走入了「行動」的時代。我們需要的是堅韌和敏捷，眼睛和手。

然而這書充其量却還是一灘珠形裝飾，但並不晶瑩閃光而已。

一九三八，五，廿。昆明。

序 幕

誰曾在紅日昇到中天時分，仍呆坐在白石階上，用回憶的手捕捉半夜那個朦朧的夢呢？誰又癡得竟還在夢境裏胡亂摸索？

我愛凝看罩滿塵埃的楠木桌上，露出微微平滑的印跡，那上面堆起一座珊瑚盆景逝去了的形影。我更喜歡一道枯涸了的小河，憑着頽坍的橋欄，尋找昔日的涓涓水波。

許久了，爲着一個踏實生活，我時刻捆綁這些閑不住脚的回想。『止步罷！』我嚴厲地命令着它，一個更響朗的聲音在命令着我。

固執的船呢，乘着南海仲夏的溫煦而清暢的風，鼓動着鋼鐵心臟，它筆直地奔那個方向航去了。

我又看見了海上的月亮，爲頑皮的波濤扯長又擠扁，彎彎曲曲抖在水面如銀鏈。我又看見了海鷗展開那雪白的翅膀，啾啾低語，不知訴說的是些世紀的憂鬱還是喜悅。我又看見如剛收割完畢的田野那樣遼闊無垠的海了，是夏天，腥鹹的氣息特別濃烈。

夜間，我揉着惺忪的眼睛，鑽出窄小艙門，甲板上正穿梭着透骨的涼風。深藍天空警閃着點點星顆——桅杆上的標燈竟也混進了天界。過廈門時，我把燈塔錯當成了一顆「大賊星」。

倚着那飽經風雨的桅杆，我陷入了一個清醒又糊塗的沙灘，我拔不出回憶的腳。

五年前，不也是眼前這片蒼鬱滾黑如萬頃煤苗的海上：一個初秋的夜晚，黑而且厚的雲彩密匝匝壓在頭上，浪濤咆哮着，黑的海向我吡着雪白的貪婪牙齒。我子

然立在一條北航的船上，握了鐵欄，看着面前那翻滾着的煤塊，念起四天來那些溫存，那些殘酷，我如一個受盡委屈的孩子般，對着面前無慈的「大地之母」咧開嘴了，嘴角登時淌進酸而且鹹的淚。我用舌尖舐着，喉嚨哽噎像塞了石塊。這時，一個誘惑，不一隻巨大的手捏起了我的每一根頭髮。空虛抓住了我，穿透了心的痛苦抓住了我。一瞬間，我的心竟爲「躍下去」還是「活下來」的格鬥所扯裂。在寂杳無人的甲板上，我急速地來回踱着。心像是把決定的責任推托給腳。腳也不敢作主。它儘摸着黑來回踱着，踱着。黑的天，隨了隆隆震響，倏忽閃起血紅的火光，紅光裏還爬滿白的條紋，燦爛如另一世界的門窗。我的心哪，也成了一片冒着紅光的黑天，震響，閃爍，而且熾熱地燃燒。

忽然，冰涼沉甸的雨點接連砸在我發熱的頭上了。頃刻之間，黑的天空裏刷刷掛起水的簾帘。我的頭，我的腳，和支在甲板上的我那小帆布床，統統濕透了。更可惜的，是我那隻寶貝小箱。

沒有了躊躇，沒有了推諉，我儘一個懷抱所能搶的抱到甲板上的廁所裏去，在那鋼板的低矮房頂下，傾聽着細碎敲響，我安安分分地度了一夜。

想起年少時的荒唐，誰能忍住不笑呢。看，那顆「大賊星」又向我睨着諷刺的眉眼了。莫這樣吧，我不後悔。青春原是一枚酸杏，一陣瘡疾，一匹來自天上的瀑布。它莽撞，迷茫，生命也敢當作箭矢。是浪費，然而多麼莊嚴的浪費呵。

三晝夜的航程，船終於進了港。艙面上，商人忙着收拾他們的蓆簍箱桶，女人動手打扮起身邊的孩子，重遊故地的我，這時需要的却是鎮定起自己那顆悸跳得失了常態的心。

眼前，第一個迎迓者自然是馬寺島的玲瓏房子，白的石階由頂巔迤邐曲折直達山腳的海。這時，水面愈見狹窄了，而且早已丟了它一路的碧藍。顏色由土綠而薑黃起來。但是像大石塊般向着船身堆來的浪濤已看不到了，油平溫柔的水上，還飄

揚着許多片斜剪的白帆，顛簸着，喊嚷着，向前浮去。小汽船嘩嘩掃着水，撒嬌地銜鑽，舢板便像蝸牛一樣憑了船家臂力緩緩地爬。天邊有黑的煤煙野豬似地緊緊追趕着綿羊形狀的白色雲朵。南岸，襯了跑着豬羊的晴朗天空，正是一脈相連的巉巒，而且我還認出那座中峯突起作扇面形狀的蜈蚣嶺來了。峯巔雖算不得高峨，但險峻暗昧得却有些像泰初的洪荒。遙遙佈在北岸的，正是一片現代文明：齊剪的綠叢，聳聳的建築，煙囪，水塔，嶺東的唯一商埠。

是示威呢，還是爲奮興三天來不曾見到陸地的旅客，我們的船悠長地吼嘯了一聲；隨着，對岸山谷響起了清脆遼遠的回應，沈痛有如一個中年人的嘆息。

我再也奈不住了。我的心房爲當前景色而漲大（我相信我的嘴是闔張着的），我撲近船欄，運輸纜索鋼錨的起重機輾輾地震響了，那直像是絞起我的神經。躺在我面前的蛇江不是依然那麼默默地向着大海滾滾注流嗎？當年，它載過我不會再有了的歡忻，也載過一顆粉碎了的心。除了天晴天陰，它却永是那麼淡漠寬大。如

今，它仍是毫無表情地迎接着這個傷感的老友了。

『不仁的自然呵！』我幾乎想這樣向它嚷，向它抗議了，但冷酷的蛇江像是不暇顧睜我，一個漂在它上面的渺小生物，江水却正忙着以同樣的沈默推動着慣走南北洋的大火輪，和七尺小舢板。——那些小舢板上誰知載的又是什麼顏色的心情！只要人年輕，血管跳得歡，那種甜蜜的苦惱終歸是少不掉的。呵，五年前——

五年是一個悠長的日子，我來不及盤算。

（『十年生死兩茫茫，不思量，自難忘，千里孤墳……』那裏嚙嚙鑽出這麼個尖細聲音？即刻，這串字落在記憶裏一條絲手絹上面去了。）

我又看見了高踞着的海關大鐘，那個曾經憑了它那緩慢指針撥動過我的心絃的魔怪。（也是個無慈的傢伙！）我甚而看到碼頭上熙熙攘攘的，巴望由這隻輪船撈碗飯吃的人們了，寬邊的笠帽下，個個睜大了一雙飢餓的眼睛，直直鵠立着。

但我不敢多向南岸瞭一眼。照臨在高高一輪黃澄刺目的太陽之下，不正是我

的夢之谷嗎？我直可以憑冥想去撫摸那巉巖上的青苔了……

（不吧，如果青苔上發見了一個並坐的痕跡——）

我無法抑制地陷入了一種痛苦的回憶。我想起當那叢山巒爲月色染成銀灰色的時候。

猛然，水上有一隻鉄鈎向我鼻尖砍來。我急忙閃開了身，鈎子搭住了船欄。跟着，一隻顫簸在飛浪裏的小船站着五六條栗色脊梁的漢子，吃力地紅漲了臉，肩頭各背了草鞋和扁擔，順序沿了鈎下的竹竿，猴子般向甲板爬來。青的筋，和紫色的肉紋，鼓起蠕動着，歷歷可數。

我肅然躲在一旁，（正如我的回憶即刻退閃一樣。）守着他們怎樣採了毛蟲的姿勢拱着腰，怎樣咧着嘴抓那最後的一把。當那雙毛茸茸的腿邁過鐵欄時，成功的愉快煥然照在他們的臉上了。然後，嚥着舌頭，把肩上的草鞋卸下，套在跣赤着的腳上，走向艙面「作生意」去了。

當我認出最後的一個是位年紀足有五六十的老者（可是同樣的愉快佈滿他那皺紋的汗涔涔的臉）時，我在大自然的面前俯首了。

『哎呀埋？』（闊別五年的熟稔聲音又聽到了。而且第一個人是他！）老者喘着氣邁過鐵欄，也許爲了我太注視他了，才張開牙齒殘缺的口，問我要不要他替我背行李。他掬了一臉笑來兜我這筆小生意。

（『老伯伯，我帶來的行李是誰也負不動的呀！』我暗自這樣說。）
然而，我對他招了手。

這時，船身已如螃蟹似地橫着移動了。我顧不得看拋錨的壯觀，顧不得耳邊老腳行的絮絮，却儘倚了船欄，呆呆地向着碼頭呆望。我只覺得我和眼前那片陸地是一瞬瞬，一寸寸地貼近了，那片土地似還是軟灘灘的充滿了溫情的，向我層層擁來。隔在碼頭與船身之間，時刻縮窄着的水都咯咯地爲這想不到的重聚而笑了。我怎

能奈得住！

摘下白盔，我狂熱地向岸上揮動着，汗珠簌簌地滴了下來。

船算是貼了岸。

——阿煙，阿煙——

人叢中，鑽出一個聲音，一個熟稔而又生疏了的名字，並有一塊白手絹迎着我的視線揮來。

我還辨認得出一個人來了，一個穿了整齊西裝的青年，仰了頭，向我嚷着。

我即刻張了雙臂向他大聲招呼着！他撐了把黑綢汗傘，遮在傘蔭下笑嘻嘻立着的一位婦人正是他的母親，在一種廣泛的意義下，也可說是我的母親了。

（呵，他們真地來接了，我們又在船與岸之間看見了。）

她熱情地向我揚着臂嚷着：

『王來宗套團勒！』（我們來船頭看你吧！）

惡作劇的船，過於謹慎的船主呵，單單在這神經綳緊的時際，像是有意拓延這緊張局面，却不快快放下扶梯，把我們打發上岸，儘害我們一邊俯身，一邊仰首，焦灼地嚷着「寒暄」。彼此看得見五官，却數不清各人臉上的皺紋。

這時，一個性急或事急的旅客，竟攀了船欄，冒險躍到碼頭上去了。

——鄉土的魅力呵，勇敢的游子。

心下讚揚着那個急性人，我也奈不住了，把行李囑托給老者，自己想先躍了去——

一條腿還不曾邁過去，「母親」早已連聲嚷着『埋哪』（不要呵）制止了。

爲了順從一位多年不見的長者，我又縮回了腿，用一個滑稽演員或頑童的表情逗她笑得向她兒子的肩頭倚來。

扶梯終於在衆人爭先恐後的擁擠下，爲十個壯漢哼咳地抬到路口築成一座「回家」的橋，我和老者平分了兩件小行李，匆匆搶上了岸。

來？

腳踏到陸地，我才覺出點眩暈。是神經的亢奮呢，還是太陽晒的我渾身發起燒來？

『呵，五年了，整整，不差十多天五年了！』我和慶雲互相抓緊了手，無限感慨地唏噓着，一面端詳着彼此的面龐，像是想試着由那上面讀出點什麼似的。個子細長，顴骨微高的他，先後做了丈夫和爸爸，却還是那麼從容安詳。雖是暑天，黑領結依然打得很緊，規規矩矩，永遠把生活當成一門刻板功課。

『阿煙，阿煙，路上風大嗎？你熱了吧？』母親爲我殷殷地擦着額間的汗，並把她手裏的汗傘舉到我的頭上，替我遮掩太陽。『阿雲接到你的快信，喜歡得不像樣子。他舉着信在樓下就嚷，「阿娘，阿娘，煙哥要來了。」我真不信，可是，我爲你祈禱了神，保佑你一路上平安。我也爲你買下芋頭了，叫阿雲的妻給你煮芋粥。你還記得嗎，你愛吃的——』

她絮絮地說着。老實說，我沒有聽得完全，雖然我點着頭。我只想倒在她的懷裏，

一個曾承受並撫養過我的悲哀的地方。我不只是頭暈，到這時我才明白有一個苗條影子我始終不會忘掉。我儘向四下張望。

（是不是在這個碼頭，我丟掉她的呢？）

還是慶雲雇好了車，一把將我推上車去的。一看，我那兩件行李已分臥在他們腳下了。

這時，一隻乾瘦的手由我車篷後面伸來。

啊，老伯伯，對不住，我竟忘記了。我儘顧背負我另外的行李了，也重得很呢。

付了腳力錢，我便坐在一輛破舊然而飛快的洋車上，又在一條溢滿了波羅蜜香的海濱奔馳了。車把頭上是拴了一隻小鈴鐺（在沒有駱駝隊走過的南國，車夫只求省喉嚨，對這種設備是不大忌諱的。）人羣愈簇密，他搖得愈響。於是使得一條很窄的街上，喧嘩熱鬧有如一窩蜜蜂。

碼頭上正擠着賣煙捲的，賣白菓的。孩子用腦皮頂了一盤香蕉和新上市的楊